

口袋中的
悬疑

sina 新浪文化·读书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腾讯读书

当当网
dangdang.com

西冷社 喂小饱◎著



夜哭郎

喂小饱出道六年最受欢迎悬念小说作品
带你体味最毛骨悚然的人世百态!

惊悚故事与华丽笔风描绘出最残忍真实的人心!
麦家 莫言 南派三叔 大袖遮天 联合推荐

口袋中的
悬疑



西冷社 喂小饱◎著

◎ 群众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哭郎 / 喂小饱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1. 4

(口袋中的悬疑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4859 - 3

I. ①夜… II. ①喂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4905 号

夜哭郎

喂小饱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5.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4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4859 - 3

定 价: 28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
电子邮箱: qzcbbs@163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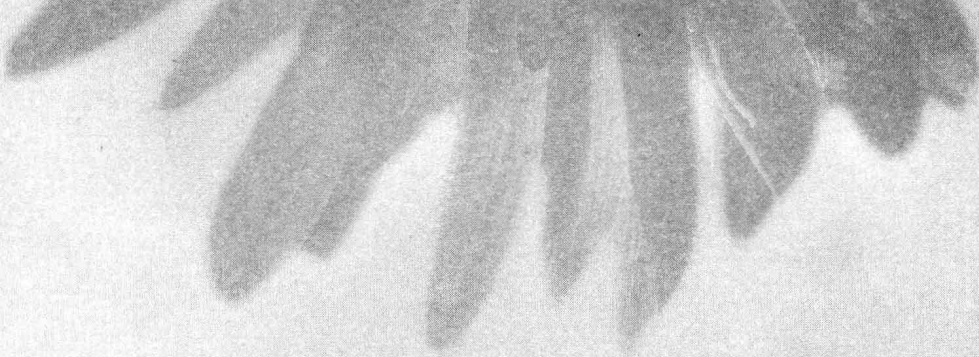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狼眼 1

“靠近一点。”魏国华突然说话了，我心里顿时一哆嗦，但还是朝前面走了几步，然后伸长脖子盯着对方的眼睛……

瘦女 19

3个月减掉100斤！靳语简直不敢相信……

旁观罪 43

我们决定上二楼看看，把手搭在扶梯上的一瞬间，我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，断定是从上面某个房间飘出来的……

夜哭郎 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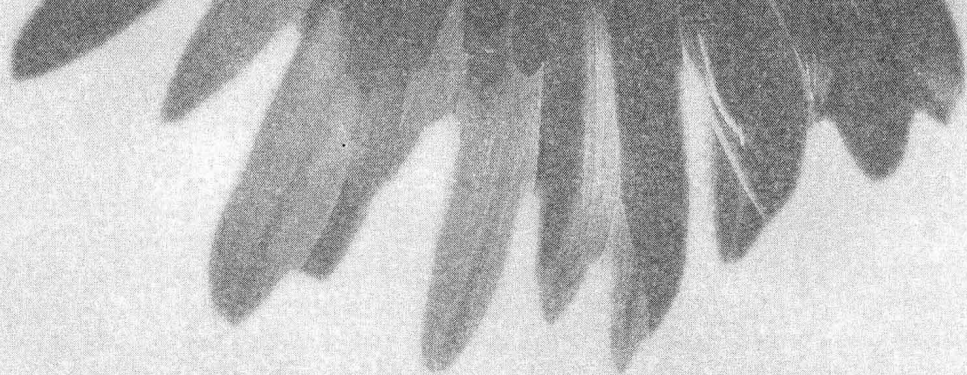
“呜呜呜呜……”突然，女厕所里传来一阵小孩低低的呜咽声，我的头发根子立刻炸了开来……

沉睡客栈 71

我默默走至乔阳刚才舞蹈的地方，再次发现了一股黏稠的液体。我蹲下来，强忍着恶心伸手触碰了一点，放在鼻下嗅了嗅……

亲爱的指头 87

宋元奎和妻子互相望着，一股寒气顺着脊梁骨爬上来。宋元奎低声道：“难道燕子一早就知道了自己的死期？她死时就已经没了手指？”



目 录

蓝色弥赛亚时间····· 105

他们脚下，是用白色石灰粉勾勒出来的人体轮廓，新鲜的血迹在地面盛开出一朵触目惊心的花……

白色槲寄生时间····· 123

寄生在深爱着我的人身上，找到被爱的证据。哪怕这不停地吸吮太过残忍，也是动人心魄的凄美。

——《槲寄生物语》

红色玫瑰线时间····· 139

我们没有明天，可我还是选择爱你……

问猫····· 179

管家苏衡在前面引路，院内一派肃杀的氛围，回廊上挂着几盏白色的纸灯笼，整个书生第如同一座空旷的坟茔……

白公馆的秘密····· 1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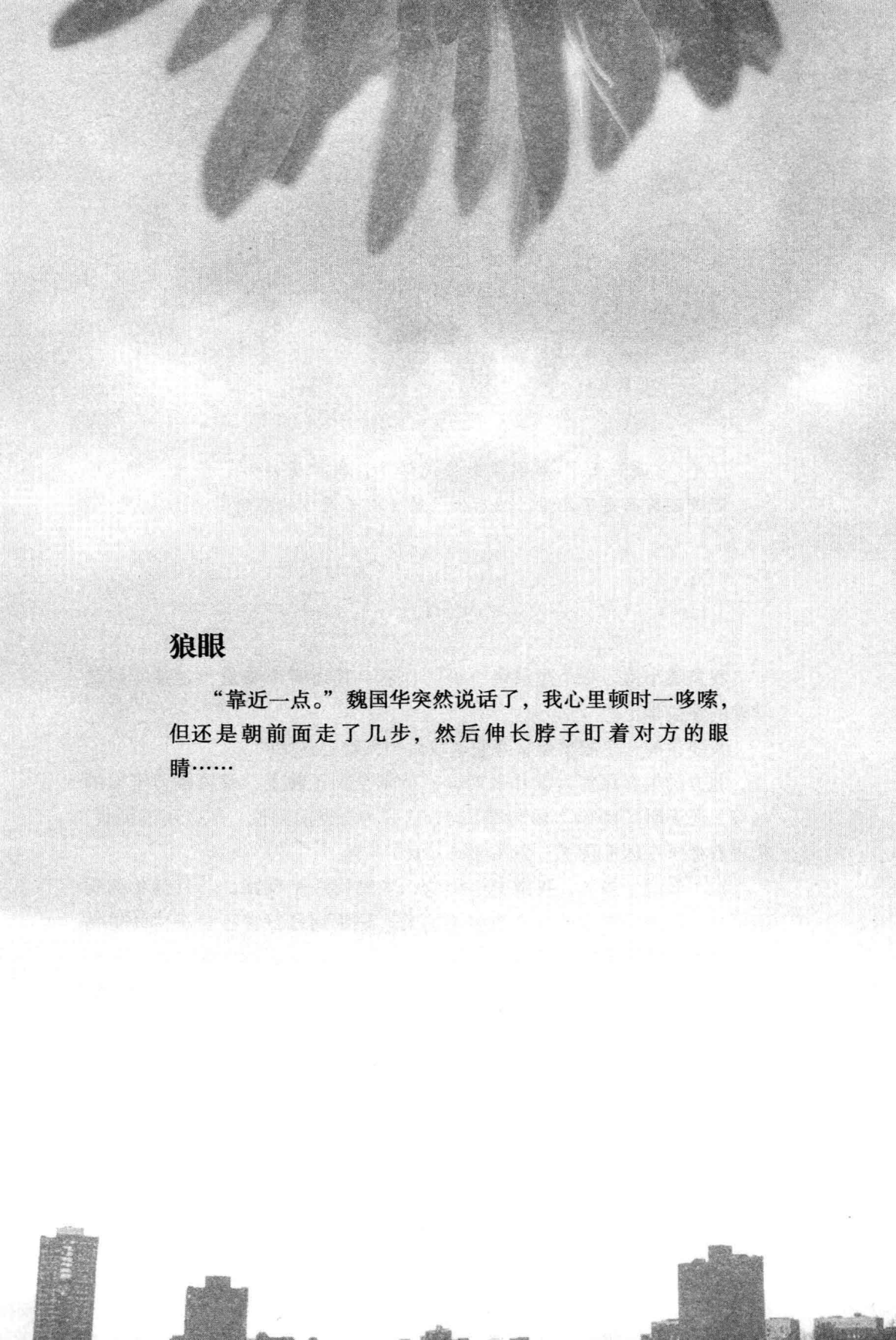
与白何生相同的死法。一把尖刀固执地立在额上，白凤儿双眼圆睁，眼球似要弹出。流出的血将整张脸染了色，有的地方已经干涸，像是戏班里浓浓的油彩……

珊瑚礁恋人····· 213

珊瑚斑病，地域性传播疾病。传染源头至今不明。根据病人体质不同，潜伏期亦不同。长可半年，短则数日毙命……

暮光之城····· 225

连日来，暮光城中又陆续有人被杀，皆被撕去面部皮肤……



狼眼

“靠近一点。”魏国华突然说话了，我心里顿时一哆嗦，但还是朝前面走了几步，然后伸长脖子盯着对方的眼睛……

狼眼

“靠近一点。”魏国华突然说话了，我心里顿时一哆嗦，但还是朝前面走了几步，然后伸长脖子盯着对方的眼睛……

1

我是喂小饱，一个写悬疑小说的作者，我还有个身份，是某所财政学院的在校学生。

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是从寒假返校后当天晚上开始的。

北方的早春跟冬天没什么两样，特别是到了晚上，寒风跟刀子似的刮着，还不时“嘭嘭”猛推两下窗户。因为是提前到校，宿舍还没供暖，我裹着被子在床上玩了一会儿电脑，就早早睡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在走夜路，一只健壮的狗陪着我，四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只听到风打着呼哨从树叶里钻过。按说这么漆黑的夜里有一只大狗陪着自己，该感到踏实才对，实际上正相反，我浑身都凉飕飕的。慢慢地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，那只狗似乎有意无意地走到了我的身后，它在盯着我。我扭头看了它一眼，发现那东西的两只眼发出绿莹莹的光，那不是狗，是一只狼。

我就是这么被吓醒的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梦里那只狼的眼珠子一直瞪着我，我只觉得浑身滚烫，用手摸了摸额头，原来是发烧了。我给自己倒了杯热水灌下去，又躺回床上昏昏沉沉地撑了几个小时，天总算亮了。

7点多钟我就去了校卫生室，结果没人。我只好一个人出了校门，等来了11路大巴。路上大巴一站都没停下，最后我在水清人民医院门口下了车。

好在这时候看病的人不多，医生给我做了皮试，见没有不良反应就给我配了药，放在一个塑料篮里，然后让我端着上了二楼。二楼病房里人不多，一共只有4个输液的病号，不过都有家属陪着。我在一张靠窗的床上坐下来，等待输液。

旁边病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看样子比我大不了几岁，膀大腰圆的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得病的主。只听见小伙子对坐在床边的女人说：“妈，你等我输完液开车把你送回去。”

“不啦，你二舅的厂子年后生意忙，我得赶紧过去。”女人说完就起身，给小伙子盖了盖被子，就下楼了。

小伙子这时候发现我朝这边看着，对我笑笑说：“小兄弟，你也发烧？”

“是啊，宿舍还没供暖，估计是冻的。”

“你哪个学校的？”

“财政学院。”我回答。

“妈的，你们学校可真不仁义，年前我在车队工作，负责给大学城9所大学拉煤，就数你们学校要得少，你们学校对面那艺术学院学生更少，可是人家没少要。”小伙子说着说着来了精神，“忘了说，我叫付存，小兄弟你叫什么？”

“武深。”我没有骗他，这是我真名。我从来不会告诉陌生人自己是写字的，不是怕被骚扰，而是怕我说了，人家说没听过，那才是最郁闷的。

护士过来给我手背插上针管，又调了一下流速就回值班室继续跟同事聊天了。

“说到你们学校，就不能不提你们学校那群保安，见到我们出租车就不让进，看到好车就跟见了爷爷似的。”付存干脆裹着被子坐了起来，这家伙，估计有1.85米的个头，床都被他压得咯吱乱颤。

“你开出租？”我问。

“是啊，年前我就从车队辞职了，自己买了辆二手车跑出租。”付存说着嘿嘿笑了，“趁这两年多赚点钱，好买房娶老婆啊！”

“哈哈，那你更要注意身体了，别为了赚钱身体都不要了。”我也笑。

可是我分明注意到付存的脸上闪过一丝恐惧的神情，他嘴角抽搐了一下说：“其实，我这发烧是被吓出来的。”

“哦？”我也来了兴致，干脆也裹着被子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我们的样子就像地上堆起来的雪人，旁边病床上的一个小女孩眨巴着眼睛看我们。

“这车子是我从别人手里低价转来的，这不都开几个月了一点事儿没有。前天中午没什么生意，我就把车停在路边在车里睡了个午觉，你猜怎么着？”

付存的神情像是在故意调我的好奇心，我催促他，“赶紧说啊。”

“我这人虽然胖，但睡觉很浅，通常在家里休息时但凡有个风吹草动我都会醒过来，更何况这是在路边的车里。但恰恰相反，我那天中午睡得很死，我还做了个梦。”

我看着付存，他看上去很紧张，随后裹紧被子，身子朝我这边探了探，“我梦见夜里有人敲门，就从门里往外看，是一只狗，它有双贼绿贼绿的眼珠子……”

付存没有再继续说下去，他看着我惊讶地说：“你没事儿吧？”

“你梦到的不是狗，”我吐了一口气，“是狼。”

2

我明显感到付存庞大的身子哆嗦了一下。

他看着我，眼中充满迟疑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我就把昨晚自己的那个梦给他说了一遍，付存就不说话了。另一边的电视上开始播放《海绵宝宝》，先前那个小女孩正兴致勃勃地看着。没有人注意到，光天化日下我和付存刚经历过的心理恐怖。

“这也太奇怪了。”付存说话都有些结巴，“你是外地来上学的，对咱这里肯定不如我熟悉，我常年在水清市周边工作，倒也听人说过这里过去有狼。”

“你是说，水清这里过去有狼？”我还是头一次听说，惊讶极了。

“有一次我送一个外地人去邮局办理业务，他问我这里还有没有狼。我一听就乐了，从小到大我都生活在这里，从来没听谁说过这里有狼。那个外地人见我不相信，就叹了口气，说我早该想到这里没了狼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哪还有那东西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就忍不住问他，你说的狼原先生活在什么地方？外地人指着窗外两旁连绵的群山说，我听老人家说，水清的狼群都在山上，从不轻易下山，但只要下山，附近村落必定是血光一片。”

我觉得有点意思，就问：“那外地人该不会是写小说的吧？作家最能胡扯了。”

“不不，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是个大老板，来水清市投资的。”付存赶忙解释。

“后来我无意中跟我妈提起这件事，我妈居然说那外地人说得没错，咱们这里过去的确有狼，占山为王，有谁不想要命了就可以上山，保证有去无回！”

“说得这么惨人啊……”我咧咧嘴。

眼看着时间过去一个多小时，两瓶药水都见底了，付存说：“我开车送你回学校吧，免费的，呵呵，我还没跟你聊够呢。”

我心想，这家伙忙着聊天连钱都不赚了，还想着买房结婚呢。但是盛情难却，我就没再拒绝。

付存开车真是一把好手，又快又稳当，沿途还跟我说了不少水清本地的典故。车子驶入通往我们学校的山路时，付存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当时那个外地人就是在这附近跟我聊关于狼的话题的。”

实际上我有些不耐烦了，心里在盘算着跟女朋友一起吃午饭的事情，付存这么说，我就姑且听着，反正烧已经退了，有没有狼，又跟我有什麼关系呢？

下车前我们互留了电话，刚要转身往学校走，付存又说：“知道你身后这山叫什么吗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，叫饿狼山嘛……”没说完，我自己就打住了。

付存嘿嘿笑着把车门关上，车子掉了个头，一溜烟跑远了。我抬头

我使劲摇头，“我平时都戴眼镜的。”

“看来你真的要好好休息一下了。”瞳瞳心疼地说。

可是，当晚，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了。

我又做了噩梦。

那只狼盯着我，我感到它血红的舌头在嘴里涮来涮去，接下来我只要稍有动作，它就会扑到我身上，一口咬断我的喉管。我悄悄把头转回去，继续走路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闻到了烧焦的气味，是那种毛皮焦糊的味道。我又悄悄转头看着那只狼，它后半身居然着了火，尾巴更是成了一团火球，就那么甩来甩去。那只狼没有倒下，依旧跟在我身后，盯着我……

我是被一股咸腥呛醒的，打开床头的台灯，手指尖都是血。再一摸额头，还好没有发烧。我摸出手机，决定给瞳瞳打个电话。

瞳瞳正在睡觉，接到我的电话很紧张，因为我从来不会在半夜打电话给她。“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做噩梦了。”

“没事儿，别怕，有瞳瞳在呢。你梦见什么啦？”

“一只狼。”我说。

“啊……”瞳瞳低低发出一声惊叹。我连忙问：“吓到你了吧？”瞳瞳没接我的话，而是很小声地说：“小武，你不觉得你的眼睛有点变化吗？”

我拿着电话没吭声，就觉得一股凉气蹿遍全身。

“你的眼珠子，像狼一样。”

4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瞳瞳的电话吵醒了。

“快点起床，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啊什么啊，我爸来了，你见是不见？”我能想象瞳瞳撅嘴假装生气的小模样。未来的岳父驾临，岂有不见的道理？我赶紧起床，全身上下都捋飭一个遍，这才忐忑不安地下了楼。瞳瞳见我这么隆重，嗔道，“我

爸要来给我换一床新被子，重点不是来看你。”

瞳瞳的爸爸是临市著名的眼科大夫，她一定是为了我的事情才这么做的。果然，一会儿瞳瞳就跟我说：“反正我爸已经来了，顺便让他给你看看眼睛吧？”我心里暖呼呼的，握着她的手说：“好。”

见到瞳瞳爸爸的时候，我心里松了口气，对方是个很和气的中年人，一副小眼镜闪着睿智的光。瞳瞳跟我说：“我爸下午还有个手术，我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，先让他给你瞧瞧吧！”

我说：“去哪呢？要不去我宿舍？”

瞳瞳就把我拉进了他爸爸的车里。瞳瞳爸爸让我把眼镜摘下来，然后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手电筒，一道很强的白色光线照在我的眼球上。

瞳瞳也在一旁仔细看着，忽然她低低叫了一声，“爸，你看，小武的眼珠变成了绿色……”随即手电筒关闭，瞳瞳爸爸撑住我上下眼睑的手指也跟着松开，我茫然地环顾四周，左眼有些模糊。

“孩子，你这眼我治不了。”瞳瞳爸爸的话让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。

“爸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”瞳瞳说着都快哭了。

“好女儿，其实小武这种情况并不影响日后生活的，只是眼睛在光线刺激下会迅速变色。”瞳瞳爸爸看着我说，“这种病例极为少见，是一种返祖现象，我们圈子里的医生私下里称为狼眼。”

“爸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”瞳瞳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了下来，“再怎么说，这也是病啊！”

“我在半年前遇到过一个狼眼患者，当时为了他的事我没少费心，后来听说病情有了好转，具体怎么回事我就知道了。不过我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留下，你们抽时间去找他，就说是我介绍的，他应该会尽心帮你的。”说完瞳瞳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狼眼？我怎么会过了一个寒假返校后就得了这种病？看着瞳瞳爸爸开车离去，我的心情再次失落起来。

“小武，我们今天去找那个爸爸曾经的患者吧？”瞳瞳握紧我的手。

除此之外，我也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瞳瞳爸爸说那个患者就住在相邻的另一座城市平都，我们该怎么去呢？坐长途车吧，太耽误时间。

这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。

“我就知道我们还会再见面的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。”付存边开车边说，“咱弟妹可真够漂亮的！”

“谢谢付哥！”瞳瞳的嘴巴一向很会说话。

我实在没心情跟付存闲聊，我问他，“你又做噩梦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我现在彻底好了。”付存说。看他生龙活虎的样子，真是没什么大碍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付存突然反问我，“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又做噩梦了？”

看到我点头，付存还是感到意外，“这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我没告诉他自己得了狼眼病，这种事儿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车子走的是高速，一个半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了平都市的地盘。

按照瞳瞳爸爸给的电话，我打了过去，对方一听说是瞳瞳爸爸介绍来的，立刻变得热情起来。挂掉电话，我跟付存说了那人的地址，然后对瞳瞳说：“你爸的面子可真不小。”

付存问我，“你要找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被他这么一问，我也回答不上来，我只知道对方叫魏国华。付存又说：“我们要去的是桃源居商务酒店，那里可是平都市最豪华的酒店。”

到了桃源居以后，付存在车里等我们，我和瞳瞳牵着手就朝酒店里面走去，却在门口被酒店保安拦住了。

“先生小姐，请问你们找谁？”

我有点傻眼，还是第一次到这么高级的地方来，还是瞳瞳见过世面，“我们找魏国华。”

“二位请稍等，我现在就联系一下魏总。”

魏总？这个称呼实在出乎我俩的意料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被酒店工作人员带到了8楼。

魏国华在办公室里也带着墨镜，很难看出他的面部表情。秘书给我们端来两杯杏仁露热饮，出去时随手带上了门。

“你也患了狼眼病？”魏国华看着我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什么时候患上的？”魏国华又问。

“开学返校之后。”我回道，“听说您有治疗狼眼病的好方法，我就过来了。”

谁知我一说完，魏国华就哈哈笑起来，那笑声乍一听上去没什么，再细细一品，就觉得五味杂陈。我想，难道我们找错人了？

魏国华起身，走到窗边把卷帘放了下来，屋子里一下陷入了灰暗中。他又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手电打开，跟瞳瞳爸爸的差不多。然后魏国华看着我们，“你们可不要被吓到啊！”说着就把墨镜摘了下来，然后他把手电筒关上了。

我还没明白对方的意图，就看到魏国华的眼睛在黑暗中泛出浅绿色的荧光！像极了狼的眼睛。

“靠近一点。”魏国华突然说话了，我心里顿时一哆嗦，但还是朝前面走了几步，然后伸长脖子盯着对方的眼睛。

“啊！”我下意识地叫了一声，随即扭头看着同样惊恐的瞳瞳。

魏国华的每只眼睛里，居然都有两个瞳孔！

正常人的瞳孔形状都像是O，但魏国华每只眼的两个瞳孔都排列成∞形。很快，魏国华重新戴上墨镜，把身后的卷帘拉上去，房间内重新充满光明。

但是我的心，依旧震撼不已，身边的瞳瞳明显比我还要紧张，不时抬头看我。

“吓到你们了吧？”魏国华坐下来。

“嘿。”这个时候说没被吓到就是胡扯，但也不好直说，我只能干笑两声。

“我这个情况在医学上叫重瞳，是极为罕见的返祖现象，但并不影响对光束的接收，所以除了外在，对生活并没有致命的影响。”魏国华说到这，语气多少还是有些沮丧的，毕竟没有人走到哪都戴一副墨镜，更何况他还是个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商人。

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就问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症状的？”

“半年前吧。”魏国华回忆道，然后又想到什么似的说，“我有严重的

脊椎病，医生说要睡硬板床，我就专程托人在你们水清市找了个远近闻名的木工师傅，为我打造了两张硬板床。一张摆在家里，一张放在酒店。”说着他起身，带我们走进隔壁的休息室。那张古朴的木板床在其他奢华的家具中显得很扎眼。我走过去，打量着那张床，上面没有喷漆，却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黑斑，还有的地方黑斑相连。

“自从我睡在这张床上，就开始做噩梦——”不等魏国华把话说完，我抢先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梦到一只狼？”

我的话把魏国华吓得不轻，他的五官都开始抽搐，眼睛也开始射出一股阴冷的光。他说：“你们是谁？”

“我也梦到了一只狼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后背升起一股凉意。

“难道是这床有问题？”魏国华也走过来，重新打量自己的木板床。他自言自语说道，“可是，睡在这张床上以后，虽然经常梦到那只狼，它却从未伤害过我。还有一件很神奇的事，我的身体一天天变得健壮，而且人也精力充沛容光焕发。”我看着他，果然是个健硕有活力的中年人。

见我和瞳瞳陷入沉默，魏国华又说：“关于我治好狼眼病的说法，是我故意散播出去的。”

“你救救他吧……我爸爸说你找到了治疗的办法。”瞳瞳说，眼泪滴下来，让我一阵揪心地疼。

“我之前是听说了一个办法，也亲自尝试了，可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而把我害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！”魏国华的情绪陡然激动起来。

“你是说，如果没有尝试那个偏方，你的眼睛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？”我急于求证。

魏国华点了点头，“或许是这样的吧。”

瞳瞳欣喜地看了我一眼，她可不希望自己的爱人日后走到哪都戴着超黑墨镜。我也退而求其次地想，其实狼眼病没什么不好，只要不发展就没问题。但是我又不能表现出窃喜的样子，就问他，“能说说那个偏方是什么吗？”

“死狼肉。”魏国华说。

“在我们国家，狼是二级保护动物，所以吃狼肉是违法的。但是那个偏方里，需要找的却是死狼肉。”

一想到梦里那只狼，再想到它死后皮肉缩水日渐腐坏，最后变成一具干尸，我就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“你找到了？”

魏国华轻声“嗯”了一下，“别人告诉我，水清市过去有过狼灾，山上有众多狼群，占山为王。狼群从不下山惹事，后来有个村子的女孩上山后再没下来，周边村子的民众就集合到一起，上山跟狼群大战了一个回合，结果把大部分狼都杀死了。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，新中国还没成立，那些狼肉可救活了不少穷苦的村民。”

说到这里，魏国华停下来看着我，“刚才你们说自己是财政学院的？”

我和瞳瞳一起点头。

“我去过你们那里，风水很好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。”魏国华又问，“爬过你们学校附近的饿狼山没有？”

又是饿狼山。昨天听付存提过一次，今天又被魏国华提到。我摇了摇头。

“我找的狼肉，就是从饿狼山找到的。”

“什么?!”我又惊又奇，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刚才我说的那个杀狼的故事，就是发生在饿狼山上。”魏国华说着，跟我们一起离开他的休息室，来到外间办公的地方。

“我打听到，山上那座庙里，很可能挖到死狼肉。因为狼的肉质坚韧，死后经常会肉身不腐化成为干尸。我就去了，结果在山顶的寺庙里遇见了一个老和尚。老和尚告诉我，前段时间他去果园，发现了几具野狼的干尸。我把我的事情跟他讲了，老和尚居然答应送我一块干尸肉。”

“我看，都说出家人慈悲为怀，这老和尚够狠的，连动物的干尸也不放过。”我感叹说。

“是啊，当时我也很纳闷，那个老和尚慈眉善目，为什么会这么做

呢？如果是出于救我，也不该由他亲自将干尸肉送我吧，呵呵，等我把东西带回来，再仔细一看，你猜那是什么？”魏国华难得笑了。

“是水果肉干！晒黑陈年的果脯！”魏国华又笑了，“这个老和尚啊，不过事后我还真是感谢他，那种死狼肉，谁知道埋在地下多少年，又是什么原因被挖了出来呢，或许我没吃到是好事。”

“那你眼睛怎么会出现重瞳？”我感觉绕了一圈又回来了。

“我天生就是重瞳啊，从出生到现在。”魏国华回答。

“那我刚才问你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症状的，你说是半年前。”说完我都郁闷了。

“啊，误会了，我以为你是问我眼睛在光照下变成淡绿色这件事情呢！”魏国华好像也发觉自己带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，也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
事情还是没什么进展，我和瞳瞳决定告辞，魏国华亲自把我们送到酒店门口。

7

“刚才那个送你们出来的人，我见过。”付存说。

“哦？”我问，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年前吧。”付存把车转了个弯，“你还记得那个告诉我水清山区曾经闹过狼灾的外地人吗？就是他！”

“哈，原来是这样。”我和瞳瞳恍然大悟。瞳瞳似乎很没精神，她的手冰凉，我轻轻握住。眼前这个女孩我多么想珍惜，可是，如果我的狼眼病朝不好的方向发展，我还是决定要离开。爱一个人，就要给她幸福，不能给予的话，彼此相爱也是枉然。

刚要眯一会儿，付存就叫了声我的名字。

“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，”付存把车子开上了高速，他的声音有点抖，“刚才等你们的那段时间，我在车上睡了一觉，结果我又做噩梦了。”

我张大嘴巴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此刻的情绪，瞳瞳也从半睡半醒中醒来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。